

万紫千红的果实

何频

树木和树的品种日益变多，好像很多，时不时听见休闲遛弯者有人埋怨说，好些都不认识——这是啥？这埋怨是善意的，甚至包含了嘉许的意味。这些年，郑州奋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城市框架拉得特别大。还有好几个城市在争当省域副中心城市，加速改变了旧景观。人工栽种的树木，纷纷集中在以装扮城市为主调的景观树上，这么一来，时值秋冬彩叶季，包括果实和种子在内的林木林相发生了新变化。

我来说！从那些新来乍到不熟悉的树木，从那些花木类的种子说起——

中原过了淮河往北，冬日里裸露的大地原本很秃的，灰秃秃一片，遇到村镇也尽是落叶树，七叉八五，古怪狰狞。这些年，各地的重点在引种冬绿的树木。为此，女贞枇杷和石楠立了大功。四季常青的石楠，虽然春上开花的时候花的味道不佳，但绿叶红叶红果实着实是好。南方石楠品种多，郑州至少有四五种了——红叶石楠、榉木石楠、小叶石楠、湖北石楠，等等。石楠比女贞更耐寒，叶子凌冬不乱，青碧喜人。其籽从寒露霜降时开始变红，红籽如椒，树树满红，直到春节过了，春暖花开才次第脱落。细细打量石楠，发现不全都是结红籽的，比红籽晚一些，还有种紫黑色的籽，名黑果石楠。它从哪里来，栽树人也说不清，我问了不少人，未了还是自己在网上搜到的——黑果石楠，它来自千里之外的浙江山地。

红色喜气。国人爱红。红果实红籽讨喜，火棘、沙棘、金银木和山茶黄……全是红籽晶晶红。有冬青三种是新落户的——铁冬青、枸骨冬青和江南冬青，红果三品，后来居上。铁冬青有很多别名，最出名在两广地带人叫它万紫千红，喜气洋洋的。有的朝天高，二十米开外都有。有的树冠大，大似百年老龟角。谁也料不到，近年来它在郑州长势良好，不误开花结果。冬青之谓名目混乱，女贞小蜡也有叫冬青的，故而我说说正宗之冬青三种。后两种冬青，枸骨冬青是知堂于《吃茶》一文里涉及的苦丁茶：“西南有苦丁茶，一片很小的叶子可以泡出碧绿的茶来，只是味很苦。我曾尝过旧学生送我的所谓苦丁茶，乃是从我市上买来，不是道地西南的东西，其味极苦，看泡过的叶子很大而坚硬，茶色也不绿而是赭黄，原来乃是故乡的坟头所种的狗朴树，是别一种植物。”海南岛和粤西的大新，特产苦丁茶，就是这狗朴之枸骨树。信阳大别山，豫南人叫它鸟不宿和猫儿刺的。在这里，我敢于多嘴多舌，接神像一般不苟言笑之周作人的话把儿，因为我说的全是自己亲眼亲历的。枸骨结的红籽比南天竺圆大紧致一点，一簇一疙瘩，似高僧手中的红珊瑚把件。它不及南天竺的果序长，也不容易和江南冬青区分清楚。江南冬青别是一种，我是在直叶圣陶纪念馆的后院，存有古罗汉雕塑的保圣寺门前，于雪掩映里认识了圆叶厚叶片的江南冬青，它属于灌木和小乔木。现在，郑州有多条大道主干道，筑中央花坛兼隔离带，两边还有小一号的隔离带，这些隔离带里边，高的多是树月季，低的则用江南冬青、日本女贞。江南冬青像见过的红叶小檗红石楠一样，司空见惯。除了气候变化，我想，植物也是人痴好扎堆，没有的时候没有，栽不活，一旦活了，活得一地鸡毛，如火如荼。但是物以稀为贵，多了就屈尊下降了。

还有山茶黄和琼花结红籽。玉兰广玉兰的红籽若红豆。金银木由紫而红，晶晶红似红玛瑙。青藤藤、丝绵木、黄

连木的籽……红籽多得星罗棋布，一下子竟数不过来了。

我接着说，说一说法果实的成色好颜色——

《酉阳杂俎》说葡萄（蒲萄）：“此物实出于大宛，张骞所致。有黄白黑三种……”葡萄除此，另外有紫葡萄更为常见。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刻下竟然有“阳光玫瑰”——青绿色葡萄成了葡萄新贵，风靡神州。

《救荒本草》有蜀椒而无花椒。蜀椒来到中原很早前了，周王说椒树：“《本草》中椒，一名南椒，一名巴椒，一名唐椒。生武都川谷及巴郡，归、峡、蜀、川、陕、洛间人家园圃多种之。高四五尺，似茱萸而小，有针刺……此椒，江淮及北土皆有之。”花椒是落叶树，而蜀椒常绿。郑州的蜀椒和藿香一样，是南阳人把它们带过来的，还没有多少年。人们采叶吃，其叶比花椒叶味更好。花椒籽从夏天红到中秋节，川椒籽红得很晚，中秋节才红，差不多和石楠一起红，比石楠红色更重近乎于枣红。

《酉阳杂俎》曰：“谷田久废必生构。叶有瓣曰楮，无曰构。”郑州也有老构大构树，雌树开花结果，红构桃李时珍叫它野杨梅。红构桃似红灯点点，从五月端午红到农历十月一，甚至立冬了还可以见到。现在气候暖化成“热词”，气候危机，双碳目标，“渔阳鼙鼓动地来”——气候组织接二连三报告，动不动就是“有记录以来”云云。然而我觉得，中原地区与大河两岸的气候温暖，似乎还没有达到“天水赵家”宋朝那时候之高峰。竹与茶与梅的种植范围，历来是气候划分之天然地理界限。现在在竹子梅花可以在郑州栽种了，但茶和橘子还不行。当年宋徽宗弄花石纲，“艮岳”植梅且栽种荔枝树，派员到巩县新密一带种植茶树。而且，开封还出产橙子好橘子。

这不是胡说的。当年范成大出使燕京，记了两个版本的日记。《揽辔录》为其一，借字如金。今人之“点校说明”说：“该书逐日详细记载了从宋金分界线的泗州进入金国直至金国统治中心燕山（金称中都，今北京市）的全部行程，包括所经历的府、县、镇、山、河的名称以及府、县、镇间的距离里程。还考察了一些名胜古迹。”见《范石湖集》卷十二，收录七十二首四言绝句，是《揽辔录》的文学、土风注释版。范成大从东南方向过来，由开封过黄河而北，在重九赏菊时节到达燕山——

《燕宾馆》：燕山城外馆也。至是适以重阳，虏重此节，以其日祭天，伴使把菊酌酒相劝。西望诸山皆锦，云初六日大雪。

九日朝天种落欢，也将佳节劝杯盘。苦寒不似东篱下，雪满西山把菊看。

《程纵》：燕城外遇数车载新橙，云修筑，种之汴京携芳园也。尧舜方堪橘柚包，穹庐亦复使民劳。华清君子沾恩幸，一骑回时万骑骄。

习惯说五千年气候变化。现在远不止，已经说北方“八千粟”，江南“万年米”了。工业和信息时代才多少年？化石石油天然气燃料才使用多少年？那时候中原温度似江南，开封气候由什么推高的？环境考古和大气物理可有解释？

本来我还想依次说野草的种子——杠板归结的籽紫蓝色。乌莓莓和西草、鸡矢藤结籽，鸡矢藤籽实黄褐色。商陆和龙葵一年数生……罢了！已说得够多，就此打住。

2021年10月28日于甘草居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动画的天空

来颖燕

的狐母形象会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多年后依然教人念念不忘，成为形容观影时缥缈感觉的具体附着，只因为一条，这些动画人物的设计实在太有特点了。

在这次修复版的最后有一段纪念录影，其中导演钱运达提到，当时的主创人员一直在琢磨，如何让这些动画人物的特点分明。狐女妖媚，于是身段妖娆，面若桃花，而狐子蠢笨，就让他因为贪吃丢了条腿，叫他阿拐；袁公正义，身形飘逸，据说参照了关公的形象，而蛋生纯良勇敢，是个人见人爱的孩子模样；即使是一众配角，无一不是一出场就成为一象征——知县贪财，却最后损失惨重，那獐头鼠目的形象是参照了戏曲中的丑角；府尹好色，那对不停转悠的眼睛成了这肥胖身材上动得最勤的地方；小皇帝贪玩任性，以形似木偶的圆滚滚形象出场……贡布里希曾经援引贺加斯观点来探究漫画与儿童绘画的关联：“漫画的流行画法是把所有的幽默效果，寄寓在从性质完全不同的事物中找出相似点，从而吸引人，让人感到惊奇。……而儿童的早期涂抹虽然是勉强强暗示出人，但总能类似这个人或那个人，当然，它们总是滑稽的相似。”（贡布里希：《偏爱原始性》）

孩子们是最会捕捉特点的人群，他们的直觉和敏锐不曾被污损，以至于漫画家们常常会艳羡并追随他们的目光。所以，理所当然的，孩子们会与动画天然地亲近，但动画不只是孩子们的专利——在孩子和成人间，动画暗设了通道。热爱儿童文学的E.B.怀特说：“任何人若有意识地写给孩子看的东西，那都是在浪费时间。你应该往深处写，而不是往浅处写。孩子们的要求是很高的。他们是地球

上最认真、最好奇、最热情、最有观察力、最敏感、最灵敏，也最容易相处的读者。”

从小到大，我一直对动画情有独钟。大学时，接触过一个生物学上的名词“幼态持续”，于是室友会说，你这是幼态持续啊。但幼态无法从时序的进阶来考量，实质上它拥有难得的纯净和力量。

当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前辈们一直希望做出的动画能老少咸宜。这句朴素的话，他们极努力地付诸实践，于是，他们笔下的那些动画人物，特点鲜明到足以成为某一类性格人物的符号，但这些符号并不扁平呆滞，而是生动可感、有血有肉，因为其中浓缩了太多真实的经验。

在曾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的严定宪的记忆里，永远珍藏着无数属于动画的幕后故事。这位在1960年代设计出《大闹天宫》里那个腰老虎皮裙，身着鹅黄上衣，足蹬黑靴的孙悟空形象的老者，一生热爱动画。他曾言及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当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工作室里，每个动画创作人员的桌上都摆着一面镜子。是要化妆吗？当然不是，是因为在设计动画人物的形象和表情时，动画创作者们需要参照自己在镜中喜怒哀乐的表情。动画人物因此拥有了鲜活的生命力——这生命力从创作者身上流淌到他们笔下的动画人物身上。

创作者们确实将活生生的现实精神进了动画的天空。在设计孙悟空的动作时，会请当时的“南猴王”来教大家演“猴戏”，七仙女的婀娜飘逸原来是糅入了敦煌飞天和舞剧家刀美兰的舞蹈元素，就连剧中天宫云雾缭绕的模样，也是凭借大家历时几个月去北京故宫和颐和园采风而得的灵感……

动画里看起来不经意的一点一滴原来都大有来历。只因动画师们深谙动画绝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简化，而是在深厚积淀上的变形和升华。严老曾问我，有没有注意到《骄傲的将军》里将军弹琴的片段？他拨动琴弦的手势有真实的章法可循，绝不只是摆摆样子。

除了感叹，我也就此明白，为什么经典的动画会是景深不同的照片，当我们拥有不同的人生阅历、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为什么会从中见到不同的风景。所以，当时隔三十年，再看《天书奇谭》，那么多人会感叹，其中的人物绽放出了当年所不知的光彩和寓意。

因为将根系深埋在现实的经验土壤之中，动画人物们得以以人情为根基——他们是银幕上最明显地标示着虚构属性的形象，却别具共情力；他们的情绪和情感，给予了观众感同身受的天空。这片天空看似缥缈，却真切可感。当雪孩子化为雪水，当哪吒为救百姓而自刎，当袁公命蛋生熟记天书后被押去天庭受刑，动容的不只是孩子们，或者，成年人会更明白其中情感的千山万水。

对于当年国产动画辉煌的怀念，常常牵扯起对当下国产动画的失望。时至今日，我们的动画技术水准之高早已颠覆当年，但为何反而带来如此严重的失落感？或许，是因为对于生命的感知力经由岁月而趋向了不同的方向。但一时之性情，万古之性情，我们的该停下脚步，去用心琢磨和体认动画人物所面临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有人性的至真，等待着与我们之一次次的重逢。就像约翰·伯格在诗里所写：“在那些用心灵习练的/漫长的岁月里/我曾等你。”动画的天空，愈自由，愈真实。



图为《天书奇谭》剧照和黄海设计的《天书奇谭4K纪念版》定档海报



红玫是初中一年级的时转到我们学校。

她们乡里原来有自己的中学，因为生源减少，统一合并到镇中。插班的一共五六个初一学生，分到他们原有的两个班级，红玫是其中最出挑的一位。

第一天报到，她站在大家面前，落落大方地介绍自己，声音婉转动听。她的眼睛有点细，笑起来弯成好看的两枚柳叶，眼眸里水面波荡漾。她说话也不一样。我们刚入学那会儿，同学间相互介绍的仪式，都是照着程式把姓名爱好赶紧报完，溜下讲台。红玫却有播音员主持节目一样的从容自如。她轻侧着头，微笑着，一字一字地讲，而不是像我们大多数人说得一团囫圇。介绍完了，她还洋气地加上一句，“请大家多多关照”。哇，把我们都看呆了。

红玫和插班进来的另一个女生，都是高个子，老师安排她们坐最后一排。下了课，忽然男生们都往教室后面跑。大家都知道为了什么，又都不好意思说什么，有一搭没一搭地闹来闹去。红玫也不恼，笑吟吟地跟他们聊天，什么都敢聊。她大大方方地，男生们倒也坦荡起来。

我们学校有个非正式的联谊传统，偶尔没有正课，老师让不同年级的同学挤在一个教室里，大家即兴表演娱乐。有一天，正在上体育课，忽然下起大雨，体育老师指挥我们奔到廊下避雨。正遇上初二二年级的一个班也上体育课。两个老师一合计，雨天反正不能外出活动，索性把两个班级合在一起，来场小联欢。大家在教室里坐定，每个班轮流上台。初二班的一个男生唱了《金瓶似的小山》，高音结束时，大家一齐鼓掌。轮到我们班，老师指名我先唱，大概因为他知道我是音乐课代表。我唱的是“天上的雪，悄悄地下，路边有一个布娃娃……”。到了第二轮，红玫从教室后面笑吟吟地站起来，说：“我给大家唱一首小虎队的《爱》……”话音未落，男生们都吹起口哨来。那会儿上

红玫

赵霞

初中，我们哪敢提爱不爱，连想一想都脸红。口哨声还在，红玫已经认真地唱起来。她唱得清越悠扬，每个转音处的光滑圆润，听得教室里一片安静。唱完了，我们都使劲鼓掌。

六一节到了，按照惯例，每个班要出一到两个节目参加乡里的演出，还要比赛评分。红玫能歌善舞，老师便把节目的准备工作派给她。选曲目时，我们叽叽喳喳讨论的还是《让我们荡起双桨》《鲁冰花》之类的儿童歌曲。红玫一挥，定的是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她在录音机上把磁带倒好，教我们怎样抬头挺胸，踏着“天地悠悠”的节拍走舞步。到了演出那天，我们都穿着白衬衫，黑踏脚鞋，从礼堂舞台的两边点着步出来，自己也觉得好看得不行。

那天压轴的是红玫的独舞。这两天，她把刚放学的时间都用来给我们排舞了。这支独舞，她一直是一个人在练习，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演出报幕过后，音乐响起，她一身裙装，轻舞出场。那时我们已表演完毕，坐回到观众席上，一齐望向那个在舞台上轻盈旋转的身影。伴奏的音乐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我曾走过许多地方，把土拨鼠带在身边，为了生活，我到处流浪，带土拨鼠在身边。”歌曲里的一点点莫可名状的温柔和忧伤，都萦绕在她软软的腰肢和手臂间。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歌德的诗，贝多芬的曲子，淡淡的节奏和旋律，听过了，却好像永远也忘不掉。

红玫是那天全场惟一的独舞，最后拿了比赛的二等奖。演出过后，全校都知道了她的名字。课间休息，不时会有初二初三的男生到我们教室外面晃荡，有的还吹起口哨。渐渐地，红玫跟这些高年级的同学也熟络起来。

那些日子，我们好像也忽然开始长大。女孩子们哼起了“苦涩的沙”吹着清脆的笛子。我的同桌住在学校附近，家里有不少流行歌曲的磁带。她邀我们一起去她家听歌。偶尔，她会拿出一盘空白磁带，教我们自己录音。录完了，我们一遍遍地回放，听着自己的声音从录音机里神奇地传出来。我跟红玫，我坐第一排，她坐最后一排，本来离得远。现在因为一起唱歌跳舞，又一起听歌唱歌，渐渐熟悉起来。

有一天，她把我拉到角落里，有点紧张地问我：“怎么办，我收到情书了！”

她的脸红红的，往常的镇定不知到哪儿去了。她把那封信展开来给我看。那个人是初二的男生，信写了有三页长，倾诉自己多么喜欢她。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情书是这个样子的。

要不要告诉老师？我问她。她摇摇头。

过了些天，她告诉我，那个人又给她写信了。这次她显然没有那样紧张了。她把信里的一些内容复述给我听，一边说，一边脸上飞霞似的红起来，但还笑着。“他很会写的哦！”她不再称他为“那个人”。

不久，我们班女生都知道红玫有了一个初二的男朋友。他们在课间的时候偷偷地会面。放了学，就给对方写长长的信。操场上，红玫把那个男生远远地指给我看。她告诉我，那个人已经跟她“私定终身”。“他还说，要去把他妈妈的一个戒指偷偷拿来，送给我。戒指的意思，你懂的哦！”她的眼睛亮亮的，脸庞也亮亮的。

“私定终身”这样的词对我来说，实在是震撼了。我不能完全明白它的意思，更觉得那是跟我的生活永远不可能有瓜葛的词。也许正是因为我什么都不懂，红玫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我。

这场恋情结束得很快。我们也不清楚起因是什么，似乎是那个男生又找了新的女朋友。总之有一天，红玫跟我们讲：“那个人原来是骗我的。我不会再理他了。”她把以前的信都撕掉，扔了。

不久，我们升上初二，学业紧张起来，在教室做作业的时间越来越多，玩和聊天的时间越来越少。为了上学方便，红玫跟同乡的三四个女生一起，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小屋。放了学，一些同学会去小屋找她玩。男生们忽然开始注重打扮起来，早上来学校，头发都梳成流行的三七分，没有摩丝，就用清水把前面的头发压整齐。上学路上，他们有意绕道，从红玫住的小屋前经过，又故意嘻嘻哈哈弄出很大的声响。

然而，红玫坐在教室后面，越来越心不在焉的样子。她的成绩退步得很